

人，左拉右扯地为难
在夹缝中求生存，挣扎于地妄图触及天。 晋 櫓◎著

主治 医师

DOCTOR-IN-CHARGE

医院，救死扶伤的场所
平常日如履薄冰

一步之遥
生死两重天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DOCTOR

主治 医师

DOCTOR-IN-CHARGE

晋 檐◎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主治医师 / 晋橹著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-7-5115-0015-1

I. ①主… II. ①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4997 号

书 名: 主治医师

作 者: 晋 橹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鞠天相 童 瑜

封面设计: 骏·书衣坊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65369530

编辑热线: (010)65369533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朝阳区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 266 千字

印 张: 17

印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0015-1

定 价: 28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深圳入职 001

“手术室是我带头筹办的，牛主任你来了十年，郑平你来了三年，梁医生来了一个小时。这里是手术室，大家应该讨论病情，而不是推卸责任！”

第二章 进退两难 008

“要留下来得过三关：第一关，以前你领导别人，现在被别人领导，可能心理不好受；第二关，要习惯这个手术室；第三关，做聘用工是悲惨的，要有心理准备。”

第三章 医药代表 018

我用朦胧醉眼一看，原来是郑平用蓝牙发来的短信。我想，郑平不是在这里么，为何还发短信给我呢？

第四章 错失良机 026

彭院长望我一眼笑了笑，那笑容一闪即逝，然后默然地注视着前方。他故意表现出一副不在乎输赢的样子，其实他眼里始终闪现着凝重和不满。

第五章 人流术间 033

当我冲进人流室，只见欧阳氓带来的那个女孩子在急促地喘气，嘴巴像金鱼嘴般一张一合，全身颤抖。医生、护士都围着她。

第六章 危机四伏 040

方主任审犯人般地问道：“没用杜冷丁？为什么前天我刚拿出来的10支杜冷丁全没啦，只剩下安瓿。你说没用，那究竟哪里去了？”

第七章 约会伊妮 050

“有个哲学家说，人的一生在大大小小的意外中度过。只要没大的意外就是一种幸福啦。所以，今天我们共同度过一个小意外！”

第八章 假想情敌 060

蔡秋叶听到她那句“你没做过别人的二奶，当然不知道二奶的辛苦”，整个人都呆了一下，眼神里显出一股难以形容的落寞。

第九章 韬光养晦 068

这些日子，既要应付陈护士长的麻将，又要给岑守祖交学费，郑平还常向我借钱，我的经济也入不敷出了，吃起老本。

第十章 峰回路转 073

陈护士长、方主任知道是彭院长的岳父来打封闭，迎了出来。一个车床竟然有三个主任、五个医生、三个护士长来推，很多人想帮忙，也无处插手。

第十一章 竞争职工 087

按兰姨的意思，也应该带急诊科的符主任过去，但芳姑要伊妮不要通知他。伊妮知道她另有意图，所以隐瞒兰姨说符主任没空。

第十二章 醉翁之意 095

我一听，这个家伙好像一只苍蝇，稍微嗅到一点腥味就飞过去，找机会啃一口。

第十三章 左右为难 103

他还亲自挂帅召开高层会议，要求陈护士长立即把此事解释清楚。陈护士长仿佛被人扼住咽喉，整个会议中没说一句话。

第十四章 如愿以偿 109

他每次练习都带我去，我顺便把伊妮和蔡秋叶带去。这样既可以堵塞伊妮的嘴，让她不再埋怨我不陪她逛街，又可以让彭院长光明正大地和蔡秋叶在一起。

第十五章 人性病毒 115

但我笑时，心底却冒出一丝冷气来，我怕方主任日后会报复郑平。毕竟宁得罪君子，莫得罪小人。

第十六章 医疗事故 122

杨科长最后叫我回去，并叮嘱我保密。她最后说，一定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，盗贼迟早会原形毕露。

第十七章 艾滋惊魂 130

蔡秋叶患了精神分裂症，住进了北大医院的精神科。其实，这次意外只是一个导火索，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是长期生活太压抑所造成的。

第十八章 实习护士 137

“这件事我做得不好，不应该打草惊蛇，而是应该找政府里的人，把事情搞到组织部去，让他们出面，那时候谁也不敢保他。”

第十九章 致命一击 149

我仿佛看到瘦小的郑平如一只落入水池的老鼠，他背后有一群小老鼠拉着他的尾巴逃命。水池边只有一根绳索逃生，但那根绳索紧紧握在方主任的手中。

第二十章 各怀鬼胎 158

精神病人随时会袭击人，所以凡进精神病院，一定要背靠墙壁，预防病人从背后袭击。

第二十一章 明修栈道 170

船的驶向是一个美金组成的黑洞，状如骷髅，意思是二十一世纪是美金加美女的商业社会，却走向了精神死亡的黑洞。

第二十二章 灭门惨案 183

她不断地摇头说：“不知道，不知道！”她的头部被砍了几刀，右肩膀的锁骨被砍断了，两前臂也被砍得血肉模糊——可能用手臂去挡刀。

第二十三章 横刀割爱 189

陈护士长升了护理部副主任，立即改变了态度。我知道她很势利，当然，我也利用了她的势利，要不然我也不会一来手术室就得到她的支持。

第二十四章 中美人计 200

“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呢？反正进别的公司的药也是进，还不如进我们公司的。我们公司规模大，信誉好，安全性高。”

第二十五章 后院起火 209

杜小芙公司的药品如潮水般涌进恩明医院，很多药品被挤出院外，换成杜小芙代理的药。手术室陈护士长的阵地也被杜小芙攻陷了。

第二十六章 瞒天过海 223

我把牛排塞进嘴里，用锋利的门牙咬碎它，吞了下去。吃了两块，我用纸巾擦了擦嘴巴，雪白的纸巾沾了些血丝。我慌忙把它揉成一团，免得贺圆圆看见。

第二十七章 招兵买马 228

廖伟星只说辞职，却没行动，说明他还抱着一丝希望，如果给他一点希望，他可能会留下来。他扬言要走，实际是给彭院长一点压力，希望下一批能给他一个名额。

第二十八章 红极一时 240

“应该我说这句话才是。以前在麻醉科，方主任一直关照我。现在医院的ICU刚成立，需要娘家扶持呀。”

第二十九章 审查风暴 252

翌晨，我梦见杨万里送了一幅名为《断芋》的水彩画给我。我拒绝他说，你送给彭院长《芋头》，彭院长乌纱帽掉了；送给我，我的头会不会掉了？

第一章 深圳入职

“医生，我胸闷，想吐哩……”

一个微弱的声音透过噼里啪啦的雨声传来。我抬头一看，病人气喘躁动，脸色苍白，汗水渗透了蓝纸帽，现出一串汗印。监护仪显示病人脉搏跌到46次/分，血氧饱和度降到89%，显示缺氧。

病人可能发生过敏性休克，我想。

“郑医生，快停药！病人过敏了！”我大声喊郑平。

郑平正在给病人静推先呱素，药已推到一半。先呱素是先锋类的昂贵抗菌素，1天注射2次，回扣100元。严格来说，手术室是麻醉师负责范围，其他科的药一律禁进，特殊药物除外。据郑平说，恩明医院麻醉科没什么地位，不敢得罪外科医生，任由外科医生把常用的抗菌素送到手术室，而自己承担风险。

我拉开病人胸前的衣服，他的胸前果然出现一片红疹——这是过敏反应最早的症状之一。我的心咚咚地撞击胸壁，掩盖了窗外的疾风骤雨声。

我启动监护仪给病人再测血压，病人血压降至85/42mmhg。我迅速地给病人推注了升压药麻黄素和激素地塞米松。郑平又给病人戴上面罩吸氧。

经升压和抗过敏治疗，病人的血压迅速恢复正常，胸闷、呕吐的症状也缓解了。可是，脉搏有点快，113次/分。那是升压药麻黄素引起的，药效一过，自然下降。

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感觉身体又冰又粘，汗水早已渗湿了衣服。下雨的冬季特别冷，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得我出了一身汗。到此刻，我额头的汗依旧一颗颗地往外冒。这讨厌的雨，已经断断续续地下了半天。

这病人是一个63岁的胃出血的老头，已在内科保守治疗一个星期，全身苍白、浮肿，血红蛋白只有3.8克，病情加重必须立即动手术止血。岂知病人刚推了10毫克先呱素，就发生过敏性休克，幸好及时抢救过来。

这时，腹外科牛主任和一个精瘦的护士进来了。郑平对那护士说了声“陈护长”，接着对牛主任说：“牛主任，病人刚静推先呱素，不到一半就过敏了。”牛主任的脸尽管被帽子、口罩遮住大半，但不满和愠怒还是从他的眼里喷出来。他走近病人看一眼，转身对郑平说：“是不是先呱素过敏呀？你们用的麻醉药‘安卡’也可以过敏，输液反应也是胸闷、呕吐！”

“安卡”是近年兴起的长效局麻药，药效温和，毒性低。一个手术病人一般用5支，各医院的麻醉科很流行。手术室里葡萄糖等液体是陈护士长进的。手术室曾经发生过输液反应，陈护士长以此为借口不使用别人进的液体，自己进了一批质量优良的液体。30元一支6元的回扣落入了她的口袋。

对于国内医生而言，药品、医疗耗材的回扣通常是收入来源之一。据说，日本医生收入是公务员的十倍，社会地位仅次于议员；在欧美最好的职业就是律师和医生。而国内医生高风险、低收入，长投资、短收获。医生本科读五年，毕业工作第一个十年，要勒紧裤头过日子，还要千方百计讨好前辈，找个“老板”跟，否则没师傅指导，也成不了才。第二个十年，进修创新，积累技术、名气。第三个十年，才开始赚钱，但人已过不惑，头发早白。环看其他行业的同学，早已年轻有为。我原单位是公立医院，名为广州石花职工医院。刚毕业的时候，工资低，生活入不敷出。五年后当上麻醉科主任，每月麻醉药品和耗材回扣1万元左右，买了汽车，生活算小康。

对于回扣药是否适合病人的病情，则难说了。以前，在广州时常用一种止血药，每一支回扣8元。这药很容易过敏，刚开始我们冒险用，先用预防性激素“地塞米松”，再用止血药。使用起来仍然心惊胆战，想了个办法，开了止血药后就直接扔进垃圾桶里，就当给病人使用过了。这一个环节，谁也不知道，因为推药是麻醉医生。后来，这种止血药还是在别的医

院引起过敏休克的个案，被停产了。

牛主任不但否认他的药引起过敏，还把过敏责任推给麻醉药。郑平闪出一丝愤怒又瞬间消失，对牛主任说：“麻醉了半个小时。如果过敏，早就发生了。”

“或许轻度过敏呀，慢慢发作。”牛主任说。

“我做了15年麻醉医生，还没见过这种麻药过敏。”郑平说。

“我做了20年护士了，也还没见过这种输液反应。”陈护士长气愤地说。

“我做了30年外科医生，也没见抗菌素过敏反应是这样的。”牛主任说。

陈护士长愤愤然地说：“恩明医院刚开办时，我就来了。手术室是我带头筹办的。牛主任你来了十年，郑平你来了三年，梁医生来了一个小时。这里是手术室，大家应该讨论病情，而不是推卸责任！”

手术室立即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监护仪上病人的脉搏在噼里啪啦的雨中哗哗地跳动。通常，基层医院的手术室护士长权力不大，一般都听手术医生指挥；但大医院手术室的护士长权力很大，即使是教授来动手术，也要笑脸来求护士长安排术间和护士。我发现陈护士长权力很大，竟然压得腹外科牛主任不敢吭声。

牛主任望着郑平说：“既然病人发生药物过敏，手术还做吗？你们麻醉医生说了算。如果不能做，就把病人转到宝宁区南大医院去。”

郑平瞟我一眼，叫我决定。

这是我来恩明医院试工的第一台麻醉。如果做，就冒险，万一出事，我肯定被立马扫地出门。不做，病人就转到宝宁区南大医院去。现在的公立医院属自负盈亏，视病人为上帝，这样显得恩明医院医术欠佳，院长知道后肯定会不满。我顿时背部发寒，头冒冷汗。再次查看症状后，我强作镇定地说：“可以。先输两个单位红细胞，让生命体征稳定些再做，然后边手术边输血。”

牛主任拉起病人上衣，看红疹消失了，血压稳定了，开始给他动手术。

二

手术有惊无险，下午两点结束。我约郑平吃饭喝酒。郑平身材瘦小，

38岁，头发早花，方脸大眼，戴一副金丝眼镜。他说话中气十足，阳光正义，富有人情味，给人以安全感。酒后，他透露医院600员工，三分之二是聘用工，只要留下来，便有转职工的机会；麻醉医生一个月大概2000元回扣。他还透露麻醉科跟外科和妇科关系不错，工作人际环境良好。我决定留下来。

下午回到手术室，郑平为我引见刚回来的麻醉科方主任。方主任全名方小山，却是身高1.87米的东北大汉，憨厚的马脸，眼睛小，嘴唇厚。我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，说我仅请了三天假，要求两天考完笔试和操作。因为公立医院往往试用期两个星期，然后考理论，很多医生操作过关，最后砸在理论考试上，白做了两个星期。方主任急回老家办调动，需要人顶他值班，便一口答应我。他打电话给医务科杨科长，将我的情况向她作了汇报。杨科长也急着用人，立即答应。他放下电话，郑重告诉我说：“操作不难考，你是主治医师，关键是理论！不是医务科故意卡你，是电脑出题，题库里有几十份卷子，万一抽中的是一份难度极高的试卷，谁也帮不了你。不过，如果有50分，我还可以给你讲讲人情。如果30分，那我也帮不了你。以前，有个帅小伙技术一流，整个手术室的护士和手术医生都喜欢他，可是理论考了32分。真可惜呀！你今晚就跟我值班，明天工作一天，后天你就去医务科考笔试吧。”

方主任是个喋喋不休的人，刚说过的话翻来覆去地重复着，让人好不耐心。

当晚来了十台手术，全麻、骶麻、颈丛麻、硬外麻、腰硬联合麻等我全用上了。次晨，方主任在我操作考核表上打了96分，叫我去医务科考理论。虽然，我看了三个月书，还是怕考不过，要杨科长考完即改卷，免得耽误时间。我不到一个小时交卷，杨科长改完卷笑着对我说，你这随便考竟也考到了81分。杨科长立即打电话给彭院长，彭院长刚回院里。杨科长就带着我去院长室。

她敲开门，里面走出一个穿着米白色运动服的男人，40岁左右，中等身材，国字脸，浓眉大眼，高高的鼻梁上架了一副金丝眼镜。眼镜后面闪着如星的眼睛，他眼光一扫到我身上，如汽车撞了一下，让人却步。我低头避他眼光，发现他穿的那双白色运动鞋很漂亮，仔细一看，是耐克牌子。杨科长笑面相迎，叫一声“彭院”，把我的成绩单递给他，瞟我一眼说：

“这是新来的麻醉师梁医生。这是他的操作、理论考试成绩及简历，请彭院长过目。”

彭院长向我点点头，认真看一眼成绩单，露出一个笑容，剑眉剪了两下说：“成绩不错呀。你是从哪家医院来的？”

“从广州石花职工医院来的。”

“职工医院？能行什么大手术的麻醉？”

“除了心脏手术外，几乎都能。”

“有没有做过嗜铬细胞瘤手术的麻醉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因为我没做过这种复杂手术的麻醉。据我所知，嗜铬细胞瘤手术只有广州几家大医院才开展，我强装镇定说：“我在中山医附一院进修时做过。”

“术中最常见那些并发症呢？”

“高血压危象、低血压、低血糖等。”

这是麻醉科经常考的题目，所以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。

彭院长向我点点头，又翻看我的简历，突然抬头对我说：“你喜欢打篮球、乒乓球、羽毛球……年轻人爱好蛮广呀。你的羽毛球技术如何？自己评价一下。”

我想不到彭院长对我的日常爱好产生兴趣，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。刚才，我狂跳的心还未平静，不敢过高自我评价：“中下水平，我打球只是出出汗而已。”

他脸上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，又与杨科长相视一笑，然后对她说：“杨科长，你跟梁医生讲清楚医院的情况了吗？比如收入、试用期等等。”

“讲过了。我院去年主治医师收入7万元，比前年多1万元，估计今年增多1万元。主治医师试用期三个月，前6个月拿一半奖金，以后全领。年终奖有1万元。深圳是个特区，发展快，工资会越来越高的，希望你能留下来。”

据郑平说，深圳公立医院的聘用工收入与职工差别很大，为了防止聘用工频繁流动，医院奖金按季度发，防止医生工作一两个月就走。最有阻拦作用的是年终奖，特别高，让那些本来想走的医生，也要等到明年春节拿了再走。

杨科长又说：“住房嘛，医院暂时没有宿舍，要委屈你去外面租房子哩。”

从郑平口中得知，杨科长两年还没招到一个合格的麻醉师。我以退为进，可怜地说：“我在这里既没有亲戚朋友，又人生地不熟，自己租房很难。干脆我先回广州，过些日子租到房子了，我再来恩明上班吧。”

彭院长说：“麻醉师要随时回医院抢救病人，应该给他找一间宿舍。”

杨科长听了，立即打电话给后勤科长，然后笑着对我说：“有一个同事刚从宿舍搬出去了，正好有一间宿舍，在苹园村。”

“多谢彭院和杨科长。”

彭院长跟我谈完，便在成绩单上签了名，叫我拿去办公室办理上班手续。

试工两天，我正式成为了恩明医院的聘用医生。据郑平说，一般人都需要两周，我创下恩明医院试用时间最短、上班时间最快的纪录。

傍晚，我擦着新宿舍的玻璃窗，窗外疏雨滴答滴答地响着，想起郑平跟我说的这句话：“恩明医院的宿舍只留给职工，很少给聘用工的，我也是主治，至今还住在出租房。”我心底庆幸，却又隐约感到聘用工处处受歧视，可是恩明医院已是我找到的最好医院了，心酸往事猛然从心底涌了上来。

2003年初，全国实行企业减负，广州石花公司把职工医院转卖了。铁饭碗破了，同事如水流散，四处找工作。这些日子，我晚上上网找工作，白天去面试，几乎把整个珠三角都走遍了。近年，民营医院兴起，我的简历一挂网上，几乎每天都有民营医院来电约见。他们把医院吹得天花乱坠，说有好多麻醉医生想来应聘，考虑我家在广东，相对外省医生，来回方便，约我一见。待我去一看，发现工资低，手术少，工作时间长，便灰溜溜地走了。公立医院门槛高，投了N份简历，却石沉大海。偶然，遇到一家我没投过简历的公立医院来电约见，说是有10万年薪。上网查资料，暗自庆幸自己符合“年轻麻醉主治医生”的要求。当我去那医院了解后，才知道并没有10万年薪。医院麻醉科主任是个刚升主治的人，不敢要高级职称的医生，免得乌纱帽不保，独吞全部麻醉耗材和药品的回扣。我的心立即冰了。后来，深圳龙枫区的某镇医院来电约我。那医院麻醉主任原来是一位护士，职称还是执业医师，一见比我职称高的医生，黑脸相迎，说这里聘用工资低，手术少，房价高，不适合你。她还命令部下“冻结”我的麻醉。第三天，我无奈走了。

这半年，大大小小的医院，我见过18家了。我学会用孙子兵法的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。如果是好的医院，还用得着主动找上门么！凡是主动

来电相约，一律不见；凡是医院领导的话都不可信，必须深入基层了解，比如单独请麻醉师吃饭，趁酒醉头昏套出内情。

突然，一道闪电划下来，照亮了我简陋的床铺。一个响雷惊醒了我，窗外的雨变成蚕豆般大，噼里啪啦敲在玻璃窗上，霎时倾盆而下。雨把整个世界包围了。

第二章 进退两难

—

“梁医生，麻烦你把麻药安瓿、针管扔进医疗垃圾桶，别忘了。否则，陈护长见了会说你。哦，黄色袋子是医疗垃圾桶，黑色的是生活垃圾桶。”护士李雪婷叮嘱道。

“我准备扔啦！等忙完，我就扔。”刚给桡骨骨折的病人打完臂丛麻的我诧异地看着她说，“这些医疗垃圾不是护士收拾吗？”

“你们用的东西，当然你们扔呀。难道还要我们动手吗？”李雪婷瞟我一眼，伸出嫩白的纤指，拿走了桌面上的安瓿、针管。

昨天，第一次见李雪婷，我眼前一亮：桃形的俏脸白如粉，左下巴有一颗小黑痣，眼睛亮大，1.65米高，身材匀称，穿着一身黑褐色的冬裙子。她的眼里满是惊诧和猜测，问我租房的事。我说，医院给我一间宿舍，不用去外面租房。她惊诧地问，你怎么弄到宿舍呢？我说，如果没有宿舍，我就回广州。她噘嘴说“威胁”，然后投给我一个佩服的目光。相对于陌生的恩明医院，陌生的同事，美丽的李雪婷给了我一份亲切。此刻，对她的亲切感却荡然无存了。

收拾医疗垃圾原本是护士的工作范畴，怎么要医生做呢？我的心里满是疑惑与郁闷。通常医生麻醉完病人，护士会帮着给病人吸氧，上生命监护仪，因为麻醉过敏、中毒等意外通常在这个时间发生。在这里，李护士不但不帮忙，还催促我收拾刚用完的针管、安瓿等——虽然最后她还是帮